



易丹 钱滨 著

1938—1941

重庆
大轰炸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易丹 钱滨 著

1938-1941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重庆 大轰炸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8—1941 重庆大轰炸 / 易丹, 钱滨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411-2367-6

I. 1. 1... II. ①易... ②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961 号

1938—1941 重庆大轰炸

1938—1941 CHONGQING DA HONGZHA

作者 易丹 钱滨
责任编辑 林文询 胡焰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邓小林
责任印制 黄迅
责任校对 汪萍等

书号 ISBN 7-5411-2367-6/I · 1986

开本 700 × 1000 1/16

字数 418 千

印张 24.75

插页 4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www.scwys.com

照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印刷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87438866



1937年11月5日，侵华日军两个师团共计五万余人在杭州湾一线登陆，沿沪杭铁路推进，兵分三路直逼战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大军压境，南京岌岌可危。

这是1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

灿烂的夕阳照射在外表仍然庄严的总统府灰色建筑物上。不过此时的总统府内，却已经陷入撤退前的混乱之中。宽大的走廊上，弥漫着焚烧文件的烟雾，地面上到处都是散乱的纸张。大小官员们在各个办公室与通道之间匆忙地进进出出，怀抱大摞的文件档案，扛着大大小小的纸箱皮箱。走廊的一端，两个横挎冲锋枪的军官出现在混乱之中，其中一人手里拎着一个深褐色的皮箱。两人目不斜视地匆匆穿越过道，拐弯上了楼梯。

总统府楼上的一个大会议室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挡着，有些昏暗。从窗帘的缝隙处透进一缕残阳，无数的细微尘埃在阳光形成的光柱中轻飏翻飞。光柱投射到地板上的反光仿佛一团晃动的火焰。墙壁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两边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旗帜。

房间中央的巨大沙发上，坐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一身戎装，呢制军服的草黄色显得有些刺眼。年已七旬的林森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脸色和他的长袍颜色一样，灰暗而低沉。二人无语，气氛也有些凝重。蒋介石目光有些凝滞地看着那缕光柱和未必能看得见的漂浮尘埃。林森双目微闭，一只手缓缓地捋理着白色长髯。他们都在等待着。

房间的门被卫兵从外面轻轻推开了，随即，两名军官步伐整齐地走了进来。蒋介石轻轻动了动手指，一名军官将手里的皮箱郑重地放在长条会议桌上，然后转身离去。房门无声地关闭了。

蒋介石和林森几乎同时起身，来到会议桌前。

蒋介石努力轻松地对林森做出一个微笑，然后打开了皮箱。里面是一面崭新的国民政府的旗帜和用金黄色的绸缎包裹的东西。蒋介石轻轻揭开那层

绸缎，现出了一方国民政府的大印。老迈的林森看着，不由得深深呼出一口气，听起来很像是一声叹息。

蒋介石看着林森，语气悠悠地说：中华民国的印信旗幡，就此便托付于子超先生了。

林森正色道：中正放心，老朽会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生命。

南京危急，国民政府正式作出了把政府迁往重庆的决定：林森率政府先行西迁，海军部调派内河装甲运兵船“永绥号”供其专用。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政府决定在林森一行进入川江以后，再正式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此时，蒋介石把政府大印交付林森，就算是迁都行动的开始了。

远处，有隆隆的炮声隐约传来。

蒋介石下意识地上意识地抬头看向窗外，目光却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他尽力保持着镇静，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白开水，愤愤道：日本人暴戾无度，得寸进尺。松沪一战失利之后，我军已全线退却，他们竟然还以五万军队登陆杭州湾，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其意图是要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

林森有些试探的意思：听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一直在中日间斡旋议和？

蒋介石“哼”了一声，摆摆手：议和？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不仅要东北，要满蒙，还要整个华北！

林森道：日德两国原本就是沆瀣一气。更何况，自古以来劣势一方从未有在谈判桌上占到丝毫便宜的先例。

蒋介石认真地看看他，似乎是在揣摩这话里的真正含义。随即说：只是日军围城在即，时间紧迫，不知道先生的私人事务是否来得及安排妥当？

林森有些自嘲地一笑，摆手道：老朽已经七十，此生恐怕不能再回南京了。中国历史上为抵御外族，数次迁都，衣冠南渡，至今民族繁衍不息。这次老朽倒开了“衣冠西渡”之先河。此番高龄犯险入蜀，义无反顾！只望你们能抗战到底。

蒋介石的目光中，隐约有了些感动。但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林森把大印和旗帜重新包了起来，放进皮箱中：中正还有什么要叮嘱的？

蒋介石：我会给子超先生饯行的。

林森乘坐的“永绥号”运兵船艰难地驶入了三峡水域。

沉沉夜幕中，轮船逆流而上。昏暗的长江两岸是壁立万仞的瞿塘峡。凄迷月光下，看不清荒芜枯萎的草木，却难掩萧瑟凛冽的江风。林森拄着手杖

独自站在船首，任凭江风吹拂着长袍和长髯，面目肃然，凝视着眼前缓慢移动的无尽黑暗。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在甲板上巡逻，寒风使他显得有些瑟缩。他看了看前面的江水，没敢去惊动独立船头的林森，悄无声息地绕向了船尾的避风处。

万籁俱寂中，轮船上的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电台广播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播音员略显低沉的声音，平添了几分悲壮：……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

越来越急的江风，最终吹散了电台的广播声。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的一年后，1938年10月的一个凌晨。

从武汉撤退到这里的《新华日报》记者夏新立和许多逃难的人一起，挤在一辆人满为患的卡车上，朝宜昌码头缓慢地进发。

由于日军对武汉三镇的围攻已经进行数日，武汉陷落在即，由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人员已经分批开始向重庆撤退。夏新立是主动要求单独前往宜昌，顺便采访大撤退的记者之一。

不断鸣着喇叭的卡车终于无法开动，司机骂骂咧咧地停了车，干脆不开了。夏新立看看四周，只好从车上跳下来，裹紧薄棉衣，紧拽着身上的照相机，和其他一些逃难的人一起爬上了高高的江堤。

从武汉到宜昌，夏新立已经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相机和自己的钢笔见证过、拍摄过、记录过。但当他站到了长江大堤顶端举目四望时，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动了。

依稀的晨光下，浩荡的人流中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老百姓，哪些是军人和伤员，哪些是政府机关人员，哪些又是撤退企业的工人。大堤内侧的一切都被裹挟进一个巨大无边缓慢蠕动的混沌之中，喧嚣着，吵闹着，尘土飞扬却又无法向前。大堤外长江岸边的河滩上，燃起了无数篝火，摆放着一堆一堆等待转运的物资。在篝火的映照下，可以看见无数的人影在晃动，或者围着篝火取暖，或者急急忙忙奔向江边。更有许多人抬着担架，等候在人群当中。几艘烟囱喷出白烟的小轮船停靠在岸边，模糊的人影正通过浮桥拥向轮船，一些士兵挥动着手中的步枪，试图控制局面。有人通过浮桥到达了船上，有人被挡回了岸边，也有人落入了被晨曦映照得微微发亮的江水里。

夏新立下了大堤，匆匆地跑过一大堆机器设备。一群在篝火映照下的工人正手拉肩扛地试图移动一台庞大的机器。天气已经有了相当的寒意，工人们却大多赤着上身，在火光中，甚至可以看见他们赤裸的肩膀和胸膛上的汗珠。他们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四周慌乱的人群好像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夏新立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光线已经足够拍照，便取下肩上挎着的照

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那群工人。工人们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一般，只管奋力地吆喝着，推拉着。

夏新立用自己的背紧紧靠住一台冰凉的机器，沉着地对焦，取景，轻轻按下了快门。

江边的一座浮桥前，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挎着医药箱的何雪竹正满头大汗地和一个护士指挥着那些抬着伤兵的担架，在篝火的映照下，白大褂和袖子上的红十字标志非常醒目。在她身边，四五个士兵正竭力用步枪阻止着另一些想上船的老百姓。

何雪竹本来是上海慧慈医院的外科医生，上海沦陷后，她便随丈夫郑先博到了南京，然后又撤退到武汉。武汉战事吃紧，何雪竹参加了帮助武汉会战的伤员撤退的工作，又一路匆匆地到了宜昌。虽然有些老了，而且风尘仆仆，但何雪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出年轻时的漂亮影子。当然，过去的大家闺秀现在已经是一个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医生，那张曾经风韵的脸上，现在留下的更多的是坚硬的线条和风风火火的表情了。

这时，两名士兵用一副担架抬着在武昌战役中受伤的中尉张旭明挤过人群，走到浮桥前。

何雪竹迎上前去询问查看：伤哪儿了？

张旭明微微一笑，艰难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右肩，却没有说话。何雪竹挥挥手，让他们走上了浮桥。

何雪竹的丈夫，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郑先博这时匆忙地走了过来。

尽管是在逃难的旅途中，郑先博仍然保持着绅士风度。一身藏青色的厚呢西服有些旧了，袖口都磨得发了毛，但整齐干净，十分得体。头发有些花白，甚至有段时间没有修剪了，却还保持着一定的发型。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在郑先博有些瘦削的脸上留下了一种彬彬有礼的含蓄和儒雅。浓黑眉毛下，两只深邃的眼睛似乎总是包含着各种复杂表情，却又总是无法让人解读出具体的内容。和自己的妻子何雪竹相比，何雪竹是一团放射状的光亮，郑先博则更像一口装满了清水的井。水是清澈透亮的，但却隐藏在规则而幽暗的井口之内。即便当这井水激荡甚至混浊的时候，如果无法通过那井口的防线，是没有人会知道郑先博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想法的。

郑先博看着张旭明的担架走上摇晃的浮桥，才来到何雪竹身后。两个士兵看见他，立即上前用步枪拦住。郑先博刚要解释，何雪竹正好转过身来看见了丈夫，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疲倦的笑意：先博，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郑先博有点儿优雅地推开了士兵的刺刀，来到何雪竹身旁。他忧虑地看了看已经挤满伤兵的轮船：你们这艘船已经人满为患了。

何雪竹苦笑一下：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伤员留在这里。船太少了。

郑先博再回头看了看混乱不堪的岸边：多亏了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啊，否则，连这些船可能都没有。你还是跟我上外交部的那条船吧，会安全一些。

何雪竹一边检查着又一个担架上的伤兵，一边头也不回地说：我是医生，怎么可能离开我的病人！再说，我也没资格上政府人员的船。

郑先博：那，干脆我上你们这条船？

何雪竹这才回头看了看丈夫，然后有些温柔地笑了一下：说什么呢。你快走吧，待会儿船开了。

郑先博还在犹豫，何雪竹却推了他一下：走吧，不用担心，我们在重庆见，好吗？

郑先博无奈地离开了妻子，来到专门为政府工作人员准备的另一条船上。上了船后，他就急忙来到船尾的甲板，有些焦虑地朝何雪竹的方向张望。天色已经亮了起来，郑先博看见夏新立走到了何雪竹面前，向何雪竹和士兵出示了证件，又跟何雪竹说了些什么。然后何雪竹和士兵放行了，夏新立走过浮桥上了船。轮船上的汽笛刺耳地响起来。随后，何雪竹也跟着上了船。

几艘轮船的推进器开始笨重地旋转，划动着混浊的江水，机舱上方的烟囱冒出了滚滚黑烟。轮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在已经被一丝朝霞染红的江面上逆水而行，离开了仍然乱哄哄的岸边。

何雪竹乘坐的那艘轮船，也是重庆著名的企业家、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主动提供的。轮船有些陈旧，但设施还算完整。说是专门为运送伤员准备的船只，控制严格，但船上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乱糟糟地堆放满了行李货物。有些不知怎么混上船的人，由于已经无法在甲板上船舱里立足，干脆就把自己捆在了船舷的栏杆上，只要不掉进江里，好歹也就可以过三峡到重庆。虽然拥挤不堪，人们都还相安无事。毕竟，大家都在一条逃难的船上，都有相似的回忆和期盼，也有相同的苦痛和安慰。

所以，当躺在担架上的张旭明看着自己旁边的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大腿受伤的士兵为一个座位争吵时，便相当烦躁了。张旭明是重庆人，长着一副典型的重庆人面孔。黝黑而不算宽阔的额头，眼睛不大却明亮

有神，坚硬的颧骨，嘴唇的清晰线条周围有些黑黑的胡髭。1937年入伍之后，张旭明就一直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里当兵，从普通士兵一直当上了中尉。武昌保卫战中，张旭明在撤退时被日军的一颗流弹击中了右肩和胸部。他本来不愿意回重庆的，却因为武汉就要失守，宜昌的医院也已爆满，被上司强令上了去重庆的轮船。

中年男人还在和那个伤兵不依不饶地争辩着：这个座位就是我的！我告诉你，这条船都是我朋友卢作孚的！

伤兵不满地吼：那你去找你朋友，让他再给你条船好了！

中年男人：你怎么这样不讲理？我可以叫人把你赶下去！

伤兵挥了挥拳头：你敢！

躺在担架上的张旭明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吵什么？！他妈的不就一个座位吗，值得闹半天？！都别说了，你们一人坐一会儿！

士兵看了看张旭明的军阶，不吭声了。

中年男人还想辩解：可是……

张旭明一瞪眼：你没看见他的腿受伤了？让他先坐，你等着！

士兵高兴地给张旭明敬了一个礼，坐下了。中年男人气哼哼地看了看张旭明：丘八，仗打输了还蛮不讲理！真有本事，你跟鬼子拼去！

被中年男人这一骂，张旭明顿时愤怒起来，他想撑起身，却引来了一阵猛烈的咳嗽，嘴边渗出一些血沫，只好躺下，用眼睛瞪着那个商人。周围的伤兵们见状，都狠狠地看着中年男人，甚至慢慢向他逼过来。这终于让中年男人害怕了，他只好不吭声地退到一边。

武汉沦陷之前的一个晚上。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设立的《新华日报》就要撤离了。编辑部的走廊里有些混乱，人们在忙着撤退的事情，搬运着资料文件。远处不断有隆隆的枪炮声传来。偶尔有炮弹在附近爆炸，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震落下来。

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同时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正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孙翔英口授《新华日报》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期社论。周恩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年轻漂亮的孙翔英在桌前准备记录。不时地还有人进房间来拿走打成捆的报纸书籍，他们都知道周恩来在忙着撰写社论，所以都不吭声打扰，只管拿了东西就离开。远处爆炸的闪光不时地映照着窗户上的玻璃。

周恩来看了看孙翔英：好了吗？

孙翔英点点头。

周恩来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在这个悲壮的日子里……

突然一颗炮弹在离编辑部不远的地方爆炸，爆炸的声音很大，窗户上的玻璃哗地碎了，碎片稀里哗啦地掉在桌上地上，电灯也突然熄灭。

黑暗中，孙翔英大声喊道：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周恩来在黑暗中镇定地回答：没事儿。我找到火柴了。

一根火柴划燃之后，孙翔英才发现房间里已经弥漫着灰尘，天花板也掉下来一大块悬在半空中，周恩来和孙翔英的头上身上都扑满了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灰尘。周恩来点上了蜡烛，端到桌前。

孙翔英把稿笺纸上的灰尘吹开：周副主席，这太危险……

周恩来安慰地笑笑：没关系，《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期总不能没有社论嘛。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犹豫的孙翔英看了看稿笺纸：“在这个悲壮的日子里”……

周恩来想了想：不，这样的开头不好。改了，改成“武汉的父老乡亲们”……

又一枚炮弹在附近爆炸，把窗户上残存的玻璃震落。爆炸声更加猛烈密集，还夹杂着或清澈或混浊的枪声。

周恩来根本不为所动，仍然镇定地重复道：武汉的父老乡亲们……

上海。离虹口公园不远的树丛中，隐藏着一栋孤零零的西式灰色二层楼房。这栋著名的房子已经陈旧，门上的牌子上写着“东体育会路7号”。门口有两个特务模样的日本人在警惕地溜达着。这栋楼房后来被叫作“重庆楼”，而现在在楼里举行的一次会谈，在中国抗战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楼内的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内已经粉刷一新，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日本派出的谈判代表，陆军省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以及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坐在桌子的一侧。他们的对面，是汪精卫的谈判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由于是背着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高宗武和梅思平的表情都有些神秘。一名翻译坐在桌子的一侧。在他们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叠稿子，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日华协议记录》。

今井武夫没有说话，而是有些傲慢地看着高宗武和梅思平。

略显得有些外交风度的影佐祯昭没有表情地说话了：二位想来已经讨论过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我也相信，二位已经和在重庆的汪精卫先生商量过了。中国目前的局势你们大概比我还清楚，所以，我不希望今天还会出现讨价还价的事情。首先，把内蒙定为特殊的“防共”地区，这对贵国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在“防共区”内驻兵，保证把共产党的势力排斥在外。其次，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

高宗武小心翼翼地打断了影佐祯昭：关于这第二条嘛，我们认为，公开承认满洲国，会引发国人的强烈不满，对汪先生在国内的声望损害太大，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

今井武夫蛮横地：这个条件必须满足。

梅思平连忙接上：是这样，我们希望在协议达成之后，不要采取公开的方式承认满洲国，只要事实上承认就行了，也算是满足了条件。

影佐祯昭想了想：这样也可以，不一定要求文字上的表达。那么，其他的条件呢？

梅思平：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高宗武有些犹豫地：在恢复和平以后，日本方面是不是能够保证在两年内撤军？

影佐祯昭：没有问题。高先生去日本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保证。

高宗武还是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影佐祯昭：可是，根据我对贵国政治的了解，如果在内阁方面出现变故……

影佐祯昭打断了高宗武：这个不会成为障碍！日本的政治是先进的，我们一旦作出政治上和政策上的承诺，它就会得到贯彻。

今井武夫：实际上我们最关注的，是汪精卫先生是否已经下定了决心？

梅思平：这没有问题。

今井武夫：那就好。我们希望汪精卫先生在同意了这份协议之后，立即安排离开重庆。当然，可以先去一个第三国，然后等待近卫首相正式发表声明。最好是一个能够立刻到达香港或者日本的地方。离开重庆必须是秘密的，不能引起注意。

梅思平：这个我们会安排好。

影佐祯昭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先生们，我认为现在可以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了。来人啊。

一个侍者走进来，为四人端来了四杯香槟，在一旁等着。

高宗武和梅思平相互看看，然后掏出钢笔，在面前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两个日本人看着他们签字后，也在自己面前的文本上签了字。

一架飞机停在了重庆机场的停机坪上，飞机的周围有士兵警卫。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飞机旁，前后还各有一辆负责护卫的吉普车。

刚刚参加完在桂林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从飞机舱门出来，转身牵住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的手，一起慢慢走下舷梯。在舷梯下面等候着的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连忙迎上前去。见面后，大家并没有说话。蒋介石对陈布雷点了点头，就和宋美龄直接上了轿车，陈布雷等他们上车以后，也上车坐在了司机旁边。

车队开动了。

轿车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蒋介石才把自己的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慢条斯理地开了口，语气有些疲倦：彦及，美国方面有什么回音吗？

陈布雷转回头来看看蒋介石：没有。我问过外交部了，他们那边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不过，据王宠惠部长说，罗斯福总统可以对国会施加一些压力，但却不能主宰对《中立法》的修改，对法律的修改毕竟是参众两院的事情。

蒋介石感叹道：是啊，恐怕给罗斯福再写几封信也不能解决问题。要让自私的美国人关心远东的局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宋美龄在一旁安慰地插话：达令，这种情况会改变的。

蒋介石拍了拍宋美龄的手：是会改变，但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没有触及美国人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不会动心的。时间，时间对我们是太重要了。

陈布雷：委座，南岳军事会议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

蒋介石：可以说有了最终结论，也可以说没有。不过我的最终想法，是以空间换时间。不惜再丢掉一些城市，再丢掉一些土地，以拖待变。日本人急于结束在中国的战事，我们必须抵抗，拖住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陈布雷：这是唯一的选择了？

蒋介石：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你是看过的，他也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你们都应该认真看看啊。对了，彦及，你先回来两天，见过汪兆铭吗？

陈布雷：没有。不过，听说汪副总裁最近的行踪有点儿神秘。

蒋介石关注地：哦？什么意思？

陈布雷：有传言说，“低调俱乐部”的高宗武和梅思平最近刚刚去过上海。

蒋介石警觉了，声音中的倦意顿时一扫而空：这是确实的吗？

陈布雷：只是听说，我会尽快去落实一下。

蒋介石骂道：高宗武这个混蛋，悄悄地跑到日本去见什么坂垣征四郎和影佐祯昭，现在又和梅思平去上海，看来真是在背着我搞什么阴谋！

陈布雷：会不会，他们已经暗中在和日本人谈判了？

蒋介石不说话了，又把目光移向了车窗外。公路下面，长江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些光点仿佛在故意躲闪着他的目光，显得摇移不定。

三峡附近的长江江面上，逆流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船只，烟囱里吐出扎眼的黑烟。江水奔流，船只吃力地前行。远处的山峦被云雾遮挡着，峥嵘隐约可见。郑先博乘坐的船和何雪竹乘坐的船也来到了长江进入三峡前最后的一段宽阔江面。他们的船相距不远，郑先博的船落后一些。

郑先博站在甲板上，有些茫然地看着面前的江水。前面轮船的黑烟拖在江面上，翻滚着向后退去。一个同事走过来，在他身边点上一支香烟。郑先博看了看他，没说话。

同事：先博兄，嫂夫人就在那条船上？

郑先博点点头。

同事有些没话找话地：离开宜昌之前，我听说日本的近卫内阁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好像口气有些改变，说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政策，就可以同我们谈判。

郑先博这才又看了看同事：近卫内阁今年一月发表的声明还说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现在又说可以谈判了？日本人真是变幻莫测。不过他们的这些动作，最终可能还是和我们国内的动向有关。

同事：你是说我们的政府……蒋委员长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郑先博忧虑地：很难说。去年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协调谈判的时候，委员长的态度就有些模棱两可。现在的局面比那会儿更被动……你看看眼前的大撤退，就不难想象日本人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声明了。当然，日本人这样做，也可能有其他的意图。

这时，从下游的上空传来遥远而低沉的飞机轰鸣声。两人都努力地靠到船舷边，向下游张望，阴霾密布的天空上却什么也没有。

然而飞机的轰鸣声却似乎越来越大。

何雪竹这时站在自己所在船上的前甲板上，也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但

从这里，她无法看到轮船后面的天空。在几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何雪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挤开已经骚动不安的人堆，朝后甲板艰难地走去。

船舱里，郑旭明和那个大腿受伤的士兵仿佛没有受到飞机轰鸣的影响，正在闲聊。士兵现在站立着，那个商人坐在了位子上，虽然有些惊慌，但又无可奈何，不经意地听着他们说话。

张旭明：伤养好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士兵咧嘴笑了：怎么办？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再回去打仗！总不能让鬼子一步一步地打到重庆，打到家门口。

张旭明也笑了笑：像个军人。

士兵：那你呢？

张旭明：和你一样。

士兵：他们该给你升官了吧？

张旭明：屁！再说，打鬼子是为了这个？

飞机的轰鸣声已经把舷窗上的玻璃震得丁当作响了。那个士兵把身体挤到舱外看了看，看到了列成轰炸队形的飞机的黑影子。他回头对舱里的人大声喊道：妈的，好像是鬼子的飞机！

话音刚落，低飞的日军战斗机就开始了对轮船的扫射，船舷外的江面被子弹击起一串水柱。第一轮扫射在船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们相互拥挤却无处可逃。郑先博所在的船上也发生着同样的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甲板，有的干脆就趴在甲板上。郑先博焦急万分，往船头的甲板挤过去。好不容易挤到了船首，郑先博看见不远处的另一条船上，何雪竹手里高高举着医药箱，正努力从前甲板往后面挤。郑先博使劲儿地喊她，但是在飞机的轰鸣声和扫射声中，她根本无法听见。

第二轮攻击接踵而来，随着日军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几颗子弹穿透了船舱的顶部，将那个受伤的士兵击倒在地。他痛苦地大声喊叫起来。

何雪竹终于挤到了张旭明所在的船舱，她刚探头进来，张旭明便焦急地朝她喊道：大夫，快！

何雪竹进来，蹲下身，查看了一下正在喊叫的士兵：别急，我在这儿！你能看见我吗？看着我的眼睛！

士兵撕心裂肺地喊着：不，我不想死，我还……没回家！

何雪竹看见了他右胸上的一个弹孔，似乎还有些冒烟，急忙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把剪刀，敏捷地剪开士兵身上的衣服，一股鲜血喷出来，溅到了何雪

竹脸上。她不管不顾地用力撕开士兵的衣服：动脉破了！

士兵的手乱抓着，张旭明侧过身子，抓住了他的手：兄弟，挺住啊！

何雪竹拿出一团棉纱，大喊：压住！谁来帮我压住？！

那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连忙过来，用双手压住了已经浸透鲜血的棉纱。士兵已经散神的眼光落在了中年男人身上，居然微微地笑了一下：我……我，我还没回家呢。

中年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压着棉纱。

何雪竹终于找到针线，她对中年男人说：你慢慢放开，我找到动脉后，交给你，你把它掐住，好吗？

中年男人点点头。

何雪竹：好，慢慢来，放开。

中年男人放开自己的手，士兵胸腔里的鲜血再一次喷涌出来，何雪竹费力地在血泊中寻找动脉：找到了！来，掐住！中年男人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过来使劲掐住了隐藏在血泊之中的动脉。然而士兵的眼睛已经呆滞，没有任何表情，死死抓着张旭明的手也放松了。

张旭明：大夫！

何雪竹：掐紧了！

张旭明大喊：大夫！他……已经完了！

何雪竹似乎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她看了看士兵的瞳孔，再摸了摸他的脖子，沮丧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中年男人也慢慢松开了士兵，有些恐惧地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何雪竹无奈地伸手把士兵的眼睛合上了。

这时，夏新立焦急地跑到了船舱门口：大夫！大夫在这儿吗？

何雪竹提起医药箱，站起身来：我在这儿。

夏新立：快！这边儿有一个受伤了。

何雪竹回头看了看已经断气的士兵，跟着夏新立挤出了船舱门。张旭明这才慢慢地松开那个士兵的手，把它轻轻地放在了士兵胸前。

那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一脸的肃穆。

护航的日军战斗机扫射过后，轰炸机开始投入战斗。因为没有任何空中抵抗，日军的轰炸机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面俯冲投弹。炸弹的爆炸在水面上激起了巨大的水柱。相继有几艘轮船中弹，江面弥漫起了滚滚黑烟。

郑先博始终固执地站在船头，看着另一条船上的情形。一片混乱之中，

他终于又看见了何雪竹，她和夏新立抬着一具尸体正在走向船尾的甲板。

郑先博徒劳地大声喊着：雪竹，何雪竹！快离开甲板！

何雪竹似乎听见了郑先博的喊声，朝郑先博的方向看了看。她看见郑先博正发狂地挥着手，叫喊着，但无法听清。何雪竹没有停下，继续和夏新立抬着尸体挤到了后甲板。后甲板靠近船舷的一小块空处已经堆放了几具尸体，他们把那个士兵的尸体放在旁边。何雪竹直起腰来，抬头，却惊愕地看见一架日军轰炸机正对着自己这只船俯冲过来。

另一条船上的郑先博也看见了日军轰炸机的俯冲，他几乎是绝望地再次大喊：快离开甲板！

炸弹带着呼啸落下来，在离船尾很近的水中爆炸。何雪竹和夏新立被气浪掀起，掉进了长江。郑先博在这边看见何雪竹落入江中，便不顾一切地想越过船舷跳下去救人。那个外交部的同事在后面死死拉住了他。

何雪竹在水里挣扎着，夏新立在她不远的地方抓到一块木板，拼命地游过来。而他们乘坐的轮船已经渐渐离他们而去。夏新立几乎要够着何雪竹了，情急之中他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来，抓住照相机的皮带，将照相机扔向何雪竹：抓住！抓住相机！

何雪竹被水流带着，想抓住夏新立扔过来的照相机，却没有成功。这时，又一颗炸弹在他们附近爆炸，水浪翻滚。夏新立躲过一个浪头之后，再抬起头，却已经看不见何雪竹的身影了。

另一只船上，郑先博看见了刚才的一幕。现在他已经不再喊叫了，只是发呆地站着，眼睛里充满绝望。

重庆。淡淡的暮霭在蒋介石官邸后面的小树林中悄悄地蔓延。吃过了晚饭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一起散步，他们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

蒋介石：这么说，你对目前的时局是一种悲观的态度？

汪精卫：武汉沦陷以后，我们虽然退到了重庆，暂时保全了政府的运作，但形势仍然对我们非常不利，这一点，你是应该清楚的。

蒋介石并不赞同汪精卫的说法：依仗着长江三峡，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偏安一方了。

汪精卫：但是这种局面又能支撑多久？我听说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你提出了要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可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那么